

# 青年马克思哲学建构的经济学视角

马 阳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自担任莱茵报主编开始,马克思便不断与现实状况进行接触,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已经无法用所知的黑格尔哲学去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促使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并逐步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随着研究更深的介入,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把经济学批判与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并在后来1845—1846年间创作了大量文本,这都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经济学视角的切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更赋逻辑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脉络的更清晰的展现。

**[关键词]** 青年马克思; 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 A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2-0022-05

马克思,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掀起轰轰烈烈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和革命思想的实践者,在历史实践的滚滚洪流中以自己伟大的哲学思想,不断带给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时代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研究哲学的过程中,他的研究立场、研究视角、切入点不断发生着改变,多重线索交织,哲学的切入,政治学的切入,历史学的切入,经济学的切入,对宗教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的关注,对物质生产的历史分析,对人类现实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关注,都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 早期马克思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做是马克思最早意义上的哲学著作,文中马克思初步展现了自己的哲学观,对自我意识、自由问题进行探讨,这时候的马克思虽然还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他已不仅仅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学生,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写道,“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

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

人的自我意识并列。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仆赫尔墨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住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sup>[1]</sup>

这段文字深刻地表达出了青年马克思的一种对哲学的态度,表达出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不愿同那种僵化的旧哲学相妥协的反抗精神,因而也注定了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一个伟大的马克思的出现。自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开始,便不断与现实状况接触,从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当时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当做盗窃来惩治,马克思揭露了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实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之后马克思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公开捍卫了“政治上和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那个时候的马克思看到,国家屈服于私人利益,为私人利益服务,广大贫苦群众被压迫,他们的利益却被白白牺牲掉,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已经无法用所知的黑格尔哲学去进

行合理的解释,这促使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在1843年完成的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自己思想中的第一次伟大的转变。在文本中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的重要思想,结合自己在《莱茵报》时期的切身经验和理论思考,特别是通过在克罗茨纳赫期间对历史的研究,分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马克思说:“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sup>[2]</sup>回顾马克思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它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明显的复杂性,既有黑格尔的痕迹,也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子,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马克思并没有彻底系统地开始研究经济学,所以马克思自然不能很准确地把握黑格尔哲学中所蕴涵的历史主题和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于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自然无法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去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性地制约和超越客观的市民社会?”<sup>[3]</sup><sup>144</sup>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开始进一步研究经济学。

马克思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回顾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sup>[4]</sup><sup>32</sup>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sup>[4]</sup><sup>31</sup>

1843年产生的《巴黎笔记》是马克思最早的研究经济学的真实记录。“到巴黎去吧,到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这是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发出的呼吁,也是他个人的期盼,于是马克思一个月之后来到了巴黎,这是马克思毕生学术生涯中极为有价值的研究阶段,也是其思想发展产生决定性转折的时期。张一兵教

授也曾提出马克思哲学建构历史性地存在的三个理论创造高峰期,第一个就是1844年,最重要的文本是青年马克思所建构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他反复界说过,第一次转变不是转向马克思主义,该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手稿》中达至最高点,马克思此时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是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与社会工人运动实践的接触,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马克思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同时张一兵教授也总结了青年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理论冲动萌发于几个方面:首先是来自社会现实的冲击(当下社会现实与历史学研究中的大量史实两个方面,前者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以后所直接遭遇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后者则已突显出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提示,在文本第3篇第2章“市民社会”中,黑格尔直接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同时黑格尔还明确指出这种思想源自斯密、萨伊和李嘉图;再次是普鲁东的社会主义与赫斯和青年恩格斯在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的思想状况<sup>[3]</sup><sup>155</sup>。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由最初的不了解到逐步深入,也正是在这种研究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更加丰富,内容更赋逻辑性,这也为马克思日后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对列宁的一句话做一个补充性说明:列宁认为,如果说不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我们则需要将这种界说翻转过来,即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就不可能完整地获得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进程的科学认识。”<sup>[3]</sup><sup>18</sup>

## 二 《1844年手稿》: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

如果说《穆勒笔记》真实呈现了青年马克思以哲学家的身份面对古典经济学时的某种逻辑突变,试图从哲学人本主义的构架去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么《1844年手稿》是青年马克思初步阐释了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文稿,《1844年手稿》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综合和创造,它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

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就以往来说,《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总是与费尔巴哈连结在一起,并且更多的只是在于一种单纯的哲学解读而离开了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相关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1844年手稿》认识的片面性和简单化,使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在整个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得不到全面的理解,而经济学视角的切入毋庸置疑可以使马克思哲学整体得到逻辑性和内容性的升华。

张一兵教授对《1844年手稿》的分析是极为深刻的。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还无法真实地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内蕴的科学成分,所以马克思这种对国民经济的批判性阅读是以人本主义哲学的凸现(《穆勒笔记》)为理论结果的,而《1844年手稿》正是这种思考、研究和批判的总结性成果。“青年马克思在这里的主导性显性逻辑是:颠倒了古典经济学既成的政治前提,以肯定无产阶级立场;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精神现象学),延伸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人本现象学),特别是否定了普鲁东—青年恩格斯的实证批判思路,进一步升华并系统化了赫斯的经济异化逻辑。所以,如果说,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异化论中,人本学是神的秘密,人的本质是上帝的秘密,人的关系是三位一体的秘密;如果说,在赫斯的货币异化论中,人是国民经济的本质,人的真实类本质—交往关系是货币的本质;那么,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中,则为人本学是国民经济的秘密,劳动是资本的秘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秘密),社会的人是货币的秘密!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主要是第三笔记),由于对经济现实的更深介入,马克思的思考中也萌生出一条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线索,虽然这条线索在《1844年手稿》中始终是不自觉的和隐形的。”<sup>[3]203</sup>

在文本中,马克思有这样的叙述:“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效仿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他同时又

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挣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sup>[5]12-14</sup>

马克思的两个问题唤醒了人们,按照他此时的观点,劳动者的劳动成了一种无个性的抽象劳动,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的反动性。可是,马克思此时还不可能认识到抽象劳动在历史上出现的客观必然性。他此时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客观的抽象的社会劳动,构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在文本的前面部分,马克思有着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的摘录,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超越,在这里,马克思的研究可以说遇到了一个瓶颈,那就是在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来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是有很大困难的,它无法真正探求到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所以这时候就需要用哲学的武器来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批判。

异化劳动的部分是《1844年手稿》中核心的内容,在文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分析为四个规定,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在这一部分的开始,马克思写道:“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sup>[5]50</sup>马克思在这段文字中清楚地表明了“不理解”的原因是由于国民经济学以私有制这个大背景为前提,所以便从根本上无法探求其本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有着这样一段深刻的解释:“从更深层次看,普鲁东(和青年恩

格斯)虽然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可是却仍然停留在既成的已经被歪曲的经济现象上,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问题的实质,进而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的本质规律。在这里,马克思试图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现象的‘本质联系’出发,在更深层次上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本质。这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批判话语的起点:人学现象学。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迥然不同,它是马克思自己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sup>[3]214</sup>

在文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sup>[5]51-52</sup>“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sup>[5]53</sup>在异化劳动部分的结尾,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也被提出来,“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也正是对私有财产起源的探讨,使马克思由异化转向异化劳动,当马克思由上层建筑进到经济基础,转向解剖市民社会,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必然由异化过渡到异化劳动。正如陈先达先生所讲:“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无疑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但异化劳动理论还不等于唯物史观,它包含着内在矛盾。当马克思把真正的劳动看成人的本质,着眼于主体自身,就不能完全摆脱用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来描绘历史的旧模式;当马克思摒弃以人的真正本质为依据,把异化劳动看做是一种客观历史现象,着眼于分析劳动中形成的客观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引导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研究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sup>[6]116</sup>异化劳动理论的锋芒是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地位。马克思把对现实的批判归结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的观点探

索到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质内容,这比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家思考得更深刻,走得更远。

马克思向唯物史观的发展与他的经济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的。青年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在文本中也论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文本中第二笔记本系统分析了作为私有财产表现形式的“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也是文本中的重要内容,第三笔记本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第二笔记本的补充和思想的记录,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马克思基于哲学视角,从人本主义的逻辑出发,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而是马克思能立足于经济现实,将经济研究与一种人本主义哲学研究相互交织起来。所以,《手稿》的意义也在于,“它改变了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表现的三者分离状态,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论证、相互补充的整体。当然,这种结合开始是不完整的、不完善的,而且包含着矛盾,但它却预示了一个新的方向。”<sup>[6]175</sup>

### 三 1845—1846年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创立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力完成了《神圣家族》,马克思为了能够充分地驳斥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巴黎笔记”的成果,因此《神圣家族》的内容就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哲学等诸多方面。到1845年初,马克思被迫迁往布鲁塞尔,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做了重要的摘录和评论,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7月到8月马克思在英国旅行期间又完成了《曼彻斯特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研读了大部分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可谓博览群籍,可以说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深入,其哲学思想也越深刻,这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系统地建立起自己全新的哲学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系统而具体的阐发,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和残余以及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运用崭新的理论,阐述了唯物史观,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界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特别是在第一卷第三章中反对施蒂纳时,马克思大约十次直接援引了经济学。马克思依据经济学来

超越施蒂纳,这是一个重要的逻辑辨识点。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认证,都是以经济学批判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从此成为马克思面对世界的本体性话语,固然此时这种话语是尚未完成的。”<sup>[3]404</sup>1846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普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一书,系统地贩卖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谬论,于是马克思于1847年写成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全面地批判了普鲁东的反动观点,阐明了对立统一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统学界很多学者都将《哲学的贫困》看做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虽然之前马克思也写出了《1844年手稿》等文本,但它可以说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这是一部哲学经济学论著,是马克思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经济学的结果。

青年马克思满腔热血地投入到哲学研究过程中,从最初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及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到逐步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从费尔巴哈适时的出现让马克思看到了不一样的哲学研究路径,到逐步清算费尔巴哈思想,尽管在马克思早期的文本中不难发现黑格尔及费尔巴哈思想留下的烙印,但青年马克思在大量研读和深入研究中不断总结和清算自己的哲学思想,最终确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经济学是马克思早期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不论是研读经济学文献,实地考察工人的经济政治生活,还是关注工人运动,这也成为马克思在后来的岁月中进行深层次探讨的重要话题,比如1851年至1853年马克思写下24本摘录笔记《伦敦笔记》,又在1853年研究

货币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其他问题,写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直至1863年8月到1865年12月完成《资本论》三卷的新手稿,马克思的一生对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经济学研究是对马克思哲学脉络的更清晰的展现,也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积极关注物质利益问题,关注经济学问题,这种经济学视角的切入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一切以现实状况和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态度和钻研精神,也让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了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和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逻辑结构和线索。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马克思博士论文[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251.
- [3]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6] 陈先达. 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7] 刘钊. 巴黎笔记时期青年马克思是如何看待李嘉图学说的[J]. 南京社会科学,2011(4):52-56.
- [8] 方以启. 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立场的根本转变[J]. 现代经济探讨,2009(12):66-70.

## The Theory about Young Marx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MA Y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ince taking the Rein Newspaper editor, Marx Rept in contact with reality constantly and he believed that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interests can not get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in Hegel's philosophy, which prompted Marx begin to criticize Hegel's philosophy and gradually get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research. With further research, young Marx combined economics criticism with philosophy research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 the later 1845-1846,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make the contents of Marxism philosophy more logical, and it's also a clear show for Marxism philosophy context.

**Key words:** young marx;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ics; alienated labor